



张志欣 何香久 主编

二十世纪 中国散文大系

ERSHI SHIJI ZHONGGUO SANWEN DAXI

HEBEI JIAOYU CHUBANSHE

河北教育出版社

2

二十世纪

中国散



文大系

②

张志欣

何香久

主编

顾 问：冰 心 季羨林 刘白羽 严 秀
林 非 王 蒙 刘铁柯 钱理群
余秋雨 贾平凹 铁 凝

目 录

李大钊

今

“今”与“古”

孔道西的历史观

五峰游记

自然与人生

杨振声

侏儒与痰孟子

书房的窗子

陈望道

说到测字摊

所谓一字传神

《镜花缘》和妇女问题

关于恋爱

恋爱的新生

(2)

(5)

(18)

(23)

(26)

(30)

(32)

(37)

(39)

(41)

(54)

(57)

用脑子论	(59)
陈衡哲	
运河与扬子江	(61)
老柏与野蔷薇	(63)
小雨点	(65)
纪念一位老姑母	(70)
我幼时求学的经过	(73)
北戴河一周游记	(82)
再游北戴河	(87)
刘半农	
琴魂	(94)
“作揖主义”	(99)
骂瞎了眼的文学家	(103)
老实说了吧	(105)
北大河	(108)
陶行知	
不除庭草斋夫谈荟	(114)
刘廷芳	
艺术家	(122)
胡适	
贞操问题	(127)
什么话	(136)
不朽	(137)
差不多先生传	(146)
九年家乡教育	(148)
从拜神到无神	(163)

郭沫若 (088)

我的散文诗 (四题)

芭蕉花

红瓜 (088)

路畔的蔷薇

夕暮 (118)

水墨画

山茶花 (049)

白发 (048)

月蚀 (098)

杜鹃 (128)

丁冬草 (三章)

许地山 (088)

蝉 (088)

蛇 (078)

笑

愿 (078)

山响 (188)

信仰底哀伤

暗途 (188)

海 (088)

梨花

鬼赞 (088)

花香雾气中底梦

光底死 (078)

落花生 (078)

戴金时

(173) 时

(175) 半浪朝

(178) 时

(186) 时

(187) 时

(187) 时

(188) 时

(189) 时

(189) 时

(200) 时

(201) 时

时

(206) 时

(207) 时

(207) 时

(208) 时

(209) 时

(210) 时

(211) 时

(212) 时

(213) 时

(214) 时

(216) 时

(218) 时

(219) 时

桃金娘	(220)
忆卢沟桥	(228)
傅东华	
山核桃	(232)
杭江之秋	(235)
父亲的新年	(241)
叶绍钧	
生活	(244)
没有秋虫的地方	(247)
藉与莼菜	(249)
客语	(251)
两法师	(255)
牵牛花	(262)
三种船	(263)
做了父亲	(272)
孙俪工	
看出殡	(276)
故乡	(281)
梦	(283)
看禾	(284)
生命底伤痕	(293)
孙伏园	
长安道上	(295)
红叶	(313)
吃粽子	(315)
重阳	(318)

吊古与吊阴	(321)
白薇	(325)
我的家乡	(342)
袁昌英	(345)
巴黎的一夜	(346)
朴朗吟教授	(352)
生死	(360)
行年四十	(362)
爱美	(365)
邹韬奋	(368)
船上的民族意识	(372)
威尼斯	(375)
世界公园的瑞士	(380)
华美窗帷的后面	(383)
我的母亲	(385)
深夜被捕	(389)
铁格子后面	(394)
高等法院	(396)
张恨水	(398)
山窗小品 (节选)	(402)
白门之杨柳	(412)
日暮过秦淮	
潼西道上 (节选)	
蓉行杂感	
上下古今谈 (节选)	
林语堂	

- 祝土匪 (358)
- 粘指民族
- 春日游杭记
- 有不为斋解
- 姑妄言之 (二章)
- 秋天的况味
- 妓女与妾 (2)
- 萨天师语录 (节选)
- 夏娃的苹果
- 中国究有臭虫否
- 郑伯奇** (368)
- 冬 (368)
- 欢迎萧伯纳来听炮声
- 张定璜** (378)
- 答问 (378)
- 徐志摩** (380)
- 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
- 泰山日出 (388)
- 鬼话
- 海滩上种花
- 想飞 (394)
- 巴黎的鳞爪
- 翡冷翠山居闲话
- 天目山中笔记
- 郁达夫** (412)
- 一个人在途上
- (419) 古品
- (421) 蒲白
- (422) 杂诗
- (427) 英昌袁
- (430) 杂诗
- (431) 杂诗
- (433) 杂诗
- (439) 杂诗
- (446) 美妾
- (447) 杂诗
- (451) 杂诗
- (454) 杂诗
- (456) 杂诗
- (469) 杂诗
- (471) 杂诗
- (472) 杂诗
- (477) 杂诗
- (483) 杂诗
- (487) 杂诗
- (503) 杂诗
- (505) 杂诗
- (511) 杂诗

灯蛾埋葬之夜	(517)
钓台的春昼	(522)
方岩纪静	(529)
西溪的晴雨	(533)
清贫慰语	(535)
春愁	(537)
记风雨茅庐	(539)
陈西滢	
菊子	(542)
听琴	(545)
东西文化及其冲突	(549)
多数与少数	(551)
知识阶级	(552)
行路难	(555)
象的故事	(557)
利害	(558)
南京	(559)
捏住鼻子说话	(560)

李大钊 (1889—1927)

字守常，笔名有李钊、孤松、剑影、明明、冥冥、钊、T·C、S·C·生、L·S·C·生、猪夫、琴华等，河北乐亭大黑坨村人。襁褓之中，即失怙恃，靠祖父教养成人。幼年于私塾读“四书五经”。1905年参加科举考试，中秀才，因科举停办而进卢龙县水平府中学读书。1907年，中学未毕业即考入天津北洋政法专门学校，接触19世纪欧洲宪政与民主思想。

1913年夏，毕业后到北京主编《法言报》，同年冬赴日留学，在早稻田大学主攻政治经济科，并组织“神州学会”，秘密从事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6年3月归国，任《晨钟》编辑。1918年应聘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并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苏联“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开始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后，他已由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初步的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3月，他与邓中夏等人在北京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0月组成北京“共产党小组”。共产党“一大”后，李大钊担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李大钊的革命活动被迫转入地下。1927年4月6日，他同夫人及女儿一起，被张作霖派出的宪兵逮捕。1927年4月28日下午2时，李大钊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刑场，正气凛然，从容就义。

今

我以为世间最可宝贵的就是“今”，最易丧失的也是“今”，因为他最容易丧失，所以更觉得他可以宝贵。

为甚么“今”最可宝贵呢？最好借哲人耶曼孙所说的话答这个疑问：“尔若爱千古，尔当爱现在。昨日不能唤回来，明天还不确实，尔能确有把握的就是今日。今日一天，当明日两天。”

为甚么“今”最易丧失呢？因为宇宙大化，刻刻流转，绝不停留。时间这个东西，也不因为吾人贵他、爱他、稍稍在人间留恋。试问吾人说“今”说“现在”，茫茫百千万劫，究竟那一刹那是吾人的“今”，是吾人的“现在”呢？刚刚说他是“今”是“现在”，他早已风驰电掣的一般，已成“过去”了。吾人若要糊糊涂涂把他丢掉，岂不可惜？

有的哲学家说，时间但有“过去”与“未来”，并无“现在”。有的又说，“过去”“未来”皆是“现在”。我以为“过去未来皆是现在”的话倒有些道理。因为“现在”就是所有“过去”流入的世界，换句话说，所有“过去”都埋没于“现在”的里边。故一时代的思潮，不是单纯在这个时代所能凭空成立的，不晓得有几多“过去”时代的思潮，差不多可以说是由所有“过去”时代的思潮，一凑合而成的。

吾人投一石子于时代潮流里面，所激起的波澜声响，都向永远流动传播，不能消灭。屈原的《离骚》，永远使人人感泣。打击林肯头颅的枪声，呼应于永远的时间与空间。一时代的变动，绝不消失，仍遗留于次一时代，这样传演，至于无穷，在世界中有

一贯相联的永远性。昨日的事件，与今日的事件，合构成数个复杂事件。此数个复杂事件，与明日的数个复杂事件，更合构成数个复杂事件。努力结合势力，问题牵起问题。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过去”“未来”的中间，全仗有“现在”以成其连续，以成其永远，以成其无始无终的大实在。一掣现在的铃，无限的过去未来皆遥相呼应。这就是过去未来皆是现在的道理，这就是“今”最可宝贵的道理。

现时有两种不知爱“今”的人：一种是厌“今”的人，一种是乐“今”的人。

厌“今”的人也有两派。一派是对于“现在”一切现象都不满足，因起一种回顾“过去”的感想。他们觉得“今”的总是不好，古的都是好。政治、法律、道德、风俗，全是“今”不如古。此派人唯一的希望在复古。他们的心力全施于复古的运动。一派是对于“现在”一切现象都不满足，与复古的厌“今”派全同。但是他们不想“过去”，但盼“将来”。盼“将来”的结果，往往流于梦想，把许多“现在”可以努力的事业都放弃不做，单是耽溺于虚无飘渺的空玄境界。这两派人都是不能助益进化，并且很足阻滞进化的。

乐“今”的人大概是些无志趣无意识的人，是些对于“现在”一切满足的人。他们觉得所处境遇可以安乐优游，不必再商进取，再为创造。这种人丧失“今”的好处，阻滞进化的潮流，同厌“今”派毫无区别。

原来厌“今”为人类的通性。大凡一境尚未实现以前，觉得此境有无限的佳趣，有无疆的福利；一旦身陷其境，却觉不过尔尔，随即起一种失望的念，厌“今”的心。又如吾人方处一境，觉得无甚可乐；而一旦其境变易，却又觉得其境可恋，其情可思。前

者为企望“将来”的动机；后者为反顾“过去”的动机。但是回想“过去”，毫无效用，且空耗努力的时间。若以企望“将来”的动机，而尽“现在”的势力，则厌“今”思想，却大足为进化的原动。乐“今”是一种惰性（inertia），须再进一步，了解“今”所以可爱的道理。全在凭他可以为创造“将来”的努力，决不在得他可以安乐无为。

热心复古的人，开口闭口都是说“现在”的境象若何黑暗，若何卑污，罪恶若何深重，祸患若何剧烈。要晓得“现在”的境象倘若真是这样黑暗，这样卑污，罪恶这样深重，祸患这样剧烈，也都是“过去”所遗留的宿孽，断断不是“现在”造的；全归咎于“现在”，是断断不能受的。要想改变他，但当努力以回复“过去”。

照这个道理讲起来，大实在的瀑流，永远由无始的实在向无终的实在奔流。吾人的“我”，吾人的生命，也永远合所有生活上的潮流，随着大实在的奔流，以为扩大，以为继续，以为进转，以为发展。故实在即动力，生命即流转。

忆独秀先生曾于《一九一六年》文中说过，青年欲达民族更新的希望，“必自杀其一九一五年之青年，而自重其一九一六年之青年”。我尝推广其意，也说过人生唯一的薪向，青年唯一的责任，在“从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不仅以今日青春之我，追杀今日白首之我，并宜以今日青春之我，豫杀来日白首之我。”实则历史的现象，时时流转，时时变易，同时还遗留永远不灭的现象和生命于宇宙之间，如何能杀得？所谓杀者，不过使今日的“我”不仍旧沈滞于昨天的“我”。而在今日之“我”中，固明明有昨天的“我”存在。不止有昨天的“我”，昨天以前的“我”，乃至十年二十年百千万亿年的“我”，都俨然存在于“今我”的身上。然则“今”之“我”，

“我”之“今”，岂可不珍重自将，为世间造些功德。稍一失脚，必致遗留层层罪恶种子于“未来”无量的人，即未来无量的“我”。永不能消除，永不能忏悔。

我请以最简明的一句话写出这篇的意思来：

吾人在世，不可厌“今”而徒回思“过去”，梦想“将来”，以耗误“现在”的努力；又不可以“今”境自足，毫不拿出“现在”的努力，谋“将来”的发展。宜善用“今”，以努力为“将来”之创造。由“今”所造的功德罪孽，永久不灭。故人生本务，在随实在之进行，为后人造大功德，供永远的“我”享受，扩张，传袭，至无穷极，以达“宇宙即我，我即宇宙”之究竟。

(选自1918年4月15五日《新青年》第4卷第4号)

“今”与“古”

宇宙的运命，人间的历史，都可以看作无始无终的大实在的瀑流，不断的奔驰，不断的流转，过去的一往不还，未来的万劫不止。于是时有今古，人有今古；乃至文学、诗歌、科学、艺术、礼、俗、政、教，都有今古；古今的质态既殊，今古的事争遂起。

有一派人，对于现在的一切现象都不满足，觉得现今的境象，都是黑暗、堕落、恶浊、卑污；一切今的，都是恶的，一切古的，都是好的；政治、法律、道德、风俗、诗歌、文学等等，全是不如今。他们往往发伤时的慨叹，动怀古的幽情，说些“世道日衰”“人心不古”的话，遐想无怀、葛天、黄、农、虞、夏的黄金时代的景象，把终生的情感心神，都用在过去的怀想。这一派人，

可以叫作怀古派。

又有一派人，对于现在及将来抱乐观的希望；以为过去的成功，都流注于现在，古人的劳绩，都遗赠于后人；无限的古代，都以现今为归宿，无限的将来，都以现今为胚胎；人类的知识，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的扩大，不断的增加；一切今的，都胜于古的，优于古的；即如诗歌艺术；今人所作，亦不劣于古人，所谓无怀、葛天、黄、农、虞夏不过是些浅化初开的时代，并不那样值得我们的怀思与景仰；我们惟有讴歌现代，颂祷今人，以今世为未来新时代的基础，而以乐天的精神，尽其承受古人启发来者的责任。这一派人可以叫作崇今派。

崇今派与怀古派间，往往发生激烈的论战；欧洲当十七世纪顷，关于今古优劣的比较，亦会引起文学上的战争；此争绵亘约百年间，在法如是，在英亦如是。

今古的激战，于文学（特别是诗歌）为最烈，又最易引起公众热烈的兴趣。长于此等论战的人，又将其范围推广至于智识。许多人以为今古的争论，为文学史上的枝节问题，首先以此等论争，为有更广的关系，而唤起人们的注意者，厥为孔德（August Comte）。

今古的争论，在思想实有相当的意义；这是对于文艺复兴范轭一部分的反抗；崇今派立于攻击者的地位，想令批评主义，由死人的权威解放出来。他们争论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现今的人犹能与显烈的古人抗衡否，抑或在智力上实劣于古人？这还包含着更大的问题，就是：自然已否竭尽其力？他是否久已不能再生脑力与元气等于他曾经产生的人们了？人性是否已经疲竭，抑或他的势力是否永存而不尽？

崇今派的战士，主张自然的势力，永远存在，直接反对人类退落说，此说所以不能见信于人。崇今派于贡献独多，智识上的

进步说获有一个最初的明确论证，实为今古的争论所唤起的结果。

今古的激战，虽自十七世纪初叶开幕，而在十六世纪末叶，已有一位崇今派的战士，首先跃起作崇今派的先驱。其人为谁？即鲍丹（Jean Bodin）是。

鲍丹学说的重要，不在他的君政论，而在他企图立一普遍历史的新学说，以代中世时史学界流行的黄金时代说（Theory of Golden Age）。主张黄金时代说者，大抵以为古代有一个黄金时代，化美俗良，德福并茂，真是人间的天国；后来日渐堕落，由黄金时代，降而为银时代，而铜，而铁；这就是说“世道人心江河日下”了。此说盛行于欧土中世神学者流，鲍丹独起而否认之。鲍丹认自然永是均一，历想自然能在一时代产出黄金时代说所指的那个人那个境遇，在别一时代便不能产生他们，是不合理的。换句话说，鲍丹确认自然动力永在与不灭的原则，以为在一时代所能产生的人或境遇，在别一时代亦能产生。从人类的原始时代以后，人间的光景，有很大的变动，设使他们之所谓黄金时代可以召唤回来，而与现今以为比较，现今反倒是金，他反倒是铁，亦未可知。历史是由人类意思造成的，人的意思，是永在变动中的；无论俗界教界，时时刻刻有新法律，新装束，新制度，随着亦有些新错误涌现出来；但在这变动不居的光景中，亦可以看出一个规律来，就是震动的法则（Law of Oscillation）；一起一仆，一仆一起，拟想人类永是退落的，是一个错误；倘真如此，人类早已达于灾害罪患的穷途，而无噍类了！

人类不但不是永远退落的，而且在震动不止的循环中，渐渐的升高，这就是螺旋状的进步；他们昧然指为金为银的时代的人，全去禽兽未远，由那个状态慢慢地演进，才有今日的人类生活、社会秩序。

古人的发明，固值得我们的赞誉，但今人亦有今人的新发明，